

莫里哀：纯粹与献身，令他成了喜剧的代名词

颜榴

人，从高处摔下来落入人性自造的樊笼；还是贴地行走跌入自我虚荣的深坑，这两种摔倒的方式，创造了欧洲古典戏剧的辉煌。莎士比亚继承了古希腊戏剧的传统，与其隔了1000多年遥相呼应。莫里哀戏剧则的确是一种从17世纪法国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它没有古希腊戏剧的悲怆，也没有莎剧的严肃，却与当下我们每个人的人性有关。

莫里哀作为法国戏剧的代表，名声显赫，在看到其完整的舞台作品呈现之前，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教科书形象。虽知其为一代喜剧大师，却难以从剧作领略其妙处，以及为何他在法国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2016年，虽看过以色列哈比玛国家剧院演绎的《怪吝人》，但未留下太多印象。凑巧的是，2018年上半年，我看了两部莫里哀的戏。回头一览，发现从2011年起，欧洲剧团开始来华演出莫里哀戏剧。近四年以来，每年都有一到两部莫里哀的戏登临北京和上海，仅《无病呻吟》就有法兰西戏剧院(2011)、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2015)、法国南锡洛林国家戏剧中心与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联合创作(2016)的三个版本，其他剧目还有《贵人迷》(巴黎北方剧团，2015年)、《伪君子》(德国柏林邵宾纳剧院，2016年)、《吝啬鬼》(法国兰斯喜剧院，2017年)。今年这两部戏，《女学究》与《德·浦尔叟雅克先生》都出自法国的剧团，均是作为“精品剧目”，受到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人艺的邀请来京演出，也收获了观众不少笑声。

路易十四遇到莫里哀，笑了

六月上演的《德·浦尔叟雅克先生》属于莫氏喜剧中现在上演不多的剧目。讲的是利摩日贵族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来到巴黎，想迎娶年轻的朱丽小姐，但朱丽的情人艾拉斯特花钱雇来两个谋士布里嘎尼和赖利娜，给他设计了一个个圈套：灌肠，服药，被诊断为精神病，冒出两个前妻，因为重婚罪将被逮捕……巴黎的医生、药剂师、律师、警察轮番出动，浦尔叟雅克最终不得不化妆成女人仓皇出逃。围绕朱丽和艾拉斯特的爱情

保卫战成功，两个年轻人喜结连理。

今天看来，浦尔叟雅克何其无辜，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想娶一位巴黎女子，就落入那些陷阱，这样的倒霉蛋我们应不应该给点同情呢？此剧的逻辑是，外省土气的老头浦尔叟雅克要娶时髦的巴黎小姐，这本身就是一种妄念，何况这是朱丽的父亲给她安排的包办婚姻，理当遭到恋爱自由的巴黎人的抵制。并且浦尔叟雅克来自利摩日，这是少年路易十四曾经在投石党与王室的激战之中流离失所的痛苦记忆之地，必然成为巴黎人嘲弄的对象。浦尔叟雅克未登场之前，谋士布里嘎尼以嘲弄的口气谈起他的名字，法语“浦尔叟/pourceau”意为“公猪”，主人公的名字已在被歧视的语境之下。于是当这位公猪雅克用一个乡下土财主的眼光，穿着他认为最好的宫廷华服来到巴黎，准备去觐见国王时，就实实在在地冒了一回傻气，正好撞在了枪口上。愚蠢，正是剧作家莫里哀最常抨击的对象。除此之外，为了讨国王欢心，让公猪雅克被灌肠药搞得屁滚尿流，被男扮女装的“前妻”骚扰，被巴黎流氓当成女人扑倒在地上，是怎么样都不过分的情节设计了。

粗俗的闹剧不为我所喜。我想，路易十四尽管再恨利摩日这个地方，以他的口味，也不会只满足于出丑搞怪吧，当年莫里哀用什么法子充分满足了“国王之娱”呢？答案就是此剧的特色——“芭蕾喜剧(Le Fâcheux)”。

1652年，路易十四在《夜芭蕾》中登台扮演太阳神，从此得了太阳王的名号，也成为法国芭蕾的最大推手。路易十四是个风雅的国王，他戴假发，喷香水，穿高跟鞋，热衷华服与时装。莫里哀喜剧来自市井，许多笑点的设置十分市民化，竟能在1669年法国宫廷的首演大获成功，让路易十四哈哈大笑，还是在戏剧的形式上做足了功



莫里哀(1622—1673)



与莫里哀合作的作曲家吕利(1632—1687)



路易十四接见莫里哀

夫。他使用芭蕾、巴洛克音乐这些贵族所推崇的艺术形式，在精致的外壳里面有一颗粗俗逗乐的心，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放到了宫廷的盘子里。与莫里哀合作的是另一位当时在宫廷受宠的作曲家吕利，他专门为此剧谱曲，并掌控芭蕾的运用。戏剧冲突与音乐、舞蹈表演的有机结合，这才是《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成功的法门。

从1665年到1670年，莫里哀与吕利一共合作了七部芭蕾喜剧，以《德·浦尔叟雅克先生》最为成功。最后一部《贵人迷》，尽管两人开始很

默契，但尾声处，吕利的雄心渐渐冒出，歌剧的风头盖过了戏剧，两人在艺术上决裂。一直不满于意大利歌剧在法国流行的吕利，也终于在1673年创立了法国歌剧。这也使《德·浦尔叟雅克先生》与这些芭蕾喜剧一起，构成17世纪下半叶法国歌剧诞生前夜的过渡性风景。

观看《德》剧之前，我尚不知它的特殊来源与今天的戏剧考古价值。开场看到一个10人的管弦乐队在后台演奏，并且是法国特有的那种双层键盘的羽管键琴为主奏乐器，对于酷爱巴洛克音乐

的我来说，是多么的惊喜！熟悉的旋律立刻带来17世纪宫廷恋歌的独特氛围，持续了十多分钟。浦尔叟雅克的悲惨遭遇，正是被这群沉浸在热恋中的巴黎人的幸福感所消解，构成了忧郁与残酷交织的伤感意味。

巴黎北方剧团演出的这一版《德》剧再一次复活了芭蕾喜剧，上一次也是由该剧团在2015年演出的《贵人迷》，其中演员的装束接近路易十四时代的原形模样。此番年轻导演克莱蒙·赫尔维厄-莱热